

金桂华 著

从官方外交到民间外交

见证历史： 共和国大使讲述

新 中国外交已走过六十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变化巨大。中国的外交领域广阔，不仅有双边外交，还有多边外交；不仅有官方外交，还有民间外交；不仅有政府间官方渠道的“一轨外交”，也有由退休外交官、学者、社会名流等参与的“二轨外交”。它们都是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者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可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外交的蓬勃发展。

上海辞书出版社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Jianzheng Lishi Gongheguo Dashi Jiangshu

从官方外交到民间外交

金桂华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官方外交到民间外交/金桂华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9

(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黄舍骄,刘文祥主编)

ISBN 978 - 7 - 5326 - 2597 - 0

I. 从... II. 金...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东南亚—现代—史料 IV. I25 D82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903 号

责任编辑 王国勇

装帧设计 鲁继德 桑吉芳

本书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从官方外交到民间外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5 $\frac{10}{18}$ 插页 3 字数 236 000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597 - 0/K · 590

定价:30.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36162648



上图: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下图:1975年7月1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泰国总理克里·巴莫。



1975年6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巴莫。

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国时拜会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



1978年11月10日,马来西亚总理达图·侯赛因·奥恩举行宴会,热烈欢迎邓小平副总理访问马来西亚。



写在前面

“岁月人间促”，倏忽间已到了垂暮之年。随着两鬓斑白，老之已至，在感叹“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之余，有时不免也追忆一些往事。有人喜说，往事如烟。对此，我可是很不以为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物换星移、沧桑巨变中，铸就了一代人，浑噩了一代人，也老去了一代人。我这一生可谓是从事外交事业的一生，在平淡无奇中也有一番外交官的人生经历。我曾经“转战”几个外交“战场”，既从事过双边外交，也涉足过多边外交；既担任过官方外交官，也充当过“民间大使”。古稀之年，略作漫忆，也不失为乐在其中。

我外交生涯的起步说起来也纯属偶然。我出身贫寒，自小从未滋生过有朝一日当外交官的奢想。若非 1950 年的抗美援朝运动，我是不会迈向这外交大道的。我或可算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红色外交官，1953 年 9 月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的翻译工作是我的首次外交实践。自此以后，我便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未断。

我之回忆以往，也并非只是为回忆而回忆。我其实是意在借此从一个侧面来略为反映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的外交历程。新中国的外交，由当年的革命

化外交到今日之具有中国特色的务实外交，在继承和发展中，叱咤风云，波澜壮阔，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对此历程，笔者有幸略有经历，今日录以备考，聊供有志于从事外交或了解中国外交的读者一读。

本书共8章，由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硝烟尚未散尽时的赴朝任翻译到70年代初亲历中美“乒乓外交”始末，由奔赴南斯拉夫和丹麦从事双边外交到活跃在纽约联合国搞多边外交，由出任外交部发言人到作为特命全权大使驻节马来西亚、文莱、泰国，由大半生忙于官方外交到晚年时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从事“民间外交”和以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会长身份从事“二轨外交”，整整涵盖了半个多世纪。重重往事，今日回首，岂能如烟？

陈毅元帅说，“外交工作是不好干的。”殊不知，回忆并记录这“不好干”的外交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算勉强完成任务。如若此书仍能有益于我国的外交事业，哪怕只是万一，我就知足了。

金桂华

2008年3月



作者金桂华与夫人何君霞在我国驻泰国大使馆（1994 年）。

目 录

写在前面 1

抗美援朝引我走上外交大道..... 1

从报名“参干”到调入“外校” / 战火硝烟未尽时赴朝鲜任翻译 /
复杂艰巨的解释工作 / 发生在第 32 号帐篷内的故事 / 三十年后重访
朝鲜 /

从双边外交到多边外交 19

赴驻南斯拉夫使馆工作 / 中南关系的起伏 / 时局所限，难展雄才 /
为第 28 届世乒赛当记者 / 驻南期间的几件往事 / 再度驻外赴丹麦 /
昔日“海盗王国”，今朝“三高国家” / 难忘“美人鱼”，常忆安徒生 /
高层互访，促进经贸 / 任临时代办的半年 / 在纽约从事多边外交 /
在联合国内外的双重职责 / 联大“一般性辩论”面面观 /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记 53

中美“乒乓外交”的由来 / 美国乒团访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 / 接待美国著名记者赖斯顿访华 / 尼克松总统的“登月行动” / 陪同中国乒团在“春暖花开”时回访美国 /

担任外交部发言人 85

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演变 / 有挑战才有乐趣 / “借他人戏台，唱我们的戏” / 率新闻团出访缅甸和日本 / 随国家领导人出访拉美和东南亚 / 外交部发言人的工作“艺术” /

出使马来西亚 115

出使在中马关系转折的1991年 / 使马上任的最初八天 / 五百年后中马国家元首再聚首 / 马来西亚的民俗风情 / 中马关系节节高 / 在吉隆坡结交各国使节 / 交朋友、做工作、增情谊 / 交往中走近马哈蒂尔总理 /

兼任我国驻文莱首任大使 153

向文莱苏丹递交国书 / 中国与文莱的悠久交往 / 尘封已久的中文关系曙光再现 / 走进社会广泛交往 / 告别文莱 /

出使泰国 179

抵泰履新伊始的斗争 / 中泰关系的曲折历程 / “中泰一家亲” / 感受泰国华人的中华情 / 阻止台政要“过境”泰国 / 佛教在泰国 / “黄袍佛国”的旖旎风情 / 驻泰使团趣事拾记 / 对出任“特命全权大使”的些许感悟 /

民间外交四洲行..... 219

“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 亚洲五国纪行 / “二轨外交”关注热
点 / 首访英伦了却心愿 / 从事民间外交的体会和感受 /

抗美援朝引我走上外交大道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我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开宣布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并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我国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12月1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作为一名热血青年，我毅然报名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准备赴朝抗美。

我是上海人，出身贫寒，父亲以做小买卖为生。我得以在上海格致中学读书，全靠申请减免学费。迫于生计，我每天放学后还需在淮海路摆个小摊子，挣些小钱贴补家用。有时恰巧老师和同学路过，难免羞于见人。我是独生子，深知父母这关难过，报名之事是瞒着父母的。报名后有几天因学校有事回家较晚，引起父母疑虑，父亲便专赴学校查询，在学校主楼前的光荣榜上愕然发现我的名字。一场家庭的轩然大波由此引起。当时是父亲严阻，母亲哭劝，但我仍不为所动，最后父母在不得已中送我参干（即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远行。

从报名“参干”到调入“外校”

12月8日深夜，我手提一个小箱子，与一批青年一起搭火车离沪北上。格致中学的代表张吟达同学到车站送行，惜别中书赠我江淹《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一句留念，至今难以忘怀。

我们先在南京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换上黄色的棉军装，俨然已是解放军的模样了。我们每天清晨5点半出操，餐前集合唱歌，晚上吹号熄灯，过起了紧张的也是愉快的军事化生活。可一个多月后，一份电报就把我们这批上海参干的青年学生调往北京。后来听说这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目的在于从中选拔和培养新中国的第一批红色外交官。

1951年1月，在北国的严寒中，我们抵达北京。在位于西苑的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兼作饭厅的礼堂内，悬挂着两条醒目的大横幅：“到家了好好休息”，“来了就是主人”。我们坐在事先就为我们准备好的小马扎上，喝着学长们端来的热气腾腾的甜豆浆，在这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亲切的氛围中，开始了我三年半的大学生涯。我的专业是英语。

“外校”（我们对北京外国语学校的简称）最早是延安抗大的一部分，是一所注重革命化的学校。学校坐落在袁世凯时代的旧兵营内，居住和生活条件简陋，但充满了革命向上的朝气。在这难忘的三年半里，我们继承“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精神，坚持“坚定的政治方向”；我们发扬艰苦朴素的校风，过着准军事化的校园生活；我们边学外文边学马列，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我们所学的第一首歌也是我们至今仍在不时地唱的歌，是《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不妨这样说，我在“外校”的三年半，正是我树立革命人生观的三年半，也是引导我走上外交大道的三年半。

我参干是为赴朝抗美，但未能如愿。原以为此生恐无缘入朝，孰知机遇却

不期而至。1953年初秋的一天，组织上通知我与其他同学一起，即刻赴朝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的译员工作。消息传来，喜出望外。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根据协议，停战双方要各自派遣解释代表团赴朝对被敌方俘虏的己方战俘作解释工作，以使其自愿决定是否重返祖国。我们的任务即是力争尽量多的我方被俘人员早日回国。

当时我才十八岁，不敢说是风华正茂，但也真有一股“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劲头。一身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戎装，又为我们平添了些许豪迈之气。毕竟这将是一场严峻的斗争，壮烈之情油然而生。

战火硝烟未尽时赴朝鲜任翻译

1953年9月初，我们从北京搭火车入朝。火车缓缓地驶过鸭绿江时，我不禁哼起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浮想起当年我志愿军浩浩荡荡由此过江抗美援朝的壮观场景。鸭绿江的江面不算太宽，不多时火车已抵对岸朝鲜的新义州。

头眼望去，新义州的一切令人震惊不已。当时朝鲜战场的炮声乍停，这里到处都是断墙残垣，满目凄凉，路上几乎不见什么行人，与片刻前刚离开我国繁华的安东（今丹东）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车上一片唏嘘之声。

抵平壤时已是夜晚时分。车站上昏黑一片，唯见零星几盏小灯摇曳着，发出微弱的光。我驻朝鲜使馆的同志已在车站等候多时。在依稀朦胧中，我们攀上了大使馆派来的卡车，直奔距平壤足有三十多里之遥的西蒲山沟。因战争缘故，这里已成为外国驻朝鲜大使馆聚集之地。我们在一个昏暗的山洞里用了使馆厨师为我们准备的朝鲜大米饭。时值非常，旅途劳顿，这顿战地的家常便饭就更显得可口香甜。

次日清晨，我们再搭乘使馆的卡车奔赴平壤火车站。此行使我们得以目睹

美帝狂轰滥炸后的朝鲜首都平壤。只见弹坑遍野，瓦砾成堆，幸存的楼房屈指可数，也都残破不全。朝鲜政府悉已转入地下防空洞内办公。路上几乎见不到什么行人。战争的残酷性实在是触目惊心。

火车接着又将我们载往驻地开城。开城位于三八线北侧，是一个非军事区。城内人口不多，主要街区也就是零星几家商铺，毕竟战事乍停，况且它也不过是一个地区边沿的小城。

我们分散居住在朝鲜老乡的民屋里。我所住的那间房间很小，约5、6米见方，数人合住。我们遵照朝鲜人的习俗，进屋脱鞋，席地而坐。室内无桌，我们便以铺盖行李权当小桌使用。房东老大娘十分热情，不时问寒问暖，中朝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溢于言表。由于语言相隔，交流困难，我只学会讲“高马斯米达”（谢谢）等几句日常用语，简单应付。

我们住在民居，但学习、开会、用餐和其他活动都在附近临时搭建起来的帐篷内。我们归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的翻译队，队长是凌青同志，他是延安干部，曾经为毛泽东主席当过英文翻译，后来出任驻外大使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我们的伙食带有战时的特色，菜肴基本都是从千里之外的国内运来的罐头，肉类居多，蔬菜很少。由于“涉外”的缘故，我们着装上享有团级干部的待遇，起先值岗哨兵信以为真，每见我们都肃然敬礼，后来知道了我们的底细，也就不那么认真了。我们在开城时，巧遇祖国亲人慰问团来朝慰问志愿军，他们就住在我们驻地的附近。一天饭后，我与同伴相约，齐赴慰问团驻地看望，无意中撞见了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先生。在我们的请求下他高兴地为我们演奏了一曲，战地闻听名乐，恍然如梦。

复杂艰巨的解释工作

朝鲜战争边打边谈，打了三年，也谈了两年。交战中双方都俘虏了不少对

方的人员，因此就产生了如何处理这些战俘等问题。关于战俘安排问题的谈判，自1951年12月就开始了，只是由于美方一再顽固坚持所谓的“自愿遣返”原则，谈判一直停滞不前。

所谓“自愿遣返”原则，说穿了，不过是美国用来无理扣押我被俘人员、拒不遣返其回国的借口罢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林学甫事件”。1952年4月，在巨济岛的美方战俘营中，我被俘人员林学甫因坚决要求遣返回中国而惨遭杀害。之后，美蒋特务又灭绝人性地把林学甫的心肝挖出剁成馅来包饺子，并迫使其他战俘一起“会餐”。此事激起了众怒。约一个月后，巨济岛战俘营爆发了战俘们群起英勇抗争的事件。他们冒死扣押了战俘营的美军长官杜德准将，迫其承认屠杀我被俘人员的罪行，并保证不再强行做“甄别”之类的事。此事一时间成了轰动世界的大新闻。然而，美国并未因此改弦更张，嗣后镇压和杀害我被俘人员的事件仍屡屡发生。



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翻译队全体成员合影。后排左三为作者（1953年11月）。

战俘问题上僵局的打破是由于中方的努力。1953年3月30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重要声明，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朝鲜战争停战后，立即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余下的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保证公正解决他们的遣返问题。周总理的这个建议为交战双方最后就战俘问题达成协议提供了有益的基础。6月8日，交战双方终于达成了如下协议：在《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后的六十天内，各方应将其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地直接予以遣返；未予直接遣返的战俘则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将由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士和瑞典五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印度代表任主席；自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之日起的九十天内，双方分别指派解释代表，向一切依附于该所属国家的战俘解释他们的权利。

为做好对我被俘人员的解释工作，我们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由志愿军军政治委员李呈瑞任团长、军参谋长李际泰任副团长兼参谋长。代表团的团员均选自志愿军各军的师、团级干部，其中有些多年后调往外交部，并出任驻外大使。

解释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解释代表们不敢怠慢，他们做了细致认真的准备工作。他们在学习文件的同时，还注意分析和研究我所面临的敌情和我被俘人员的思想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具有针对性的解释词。

至于我们这些虽曾参加过军事干部学校但却未见过什么大世面的年轻人，解释工作则是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事前的准备工作也就更为艰巨和严肃。政治上，我们进行了认真的气节教育。由于解释工作是在三八线以南的敌占区东场里进行，我们甚至还作了如遭敌人绑架将如何应对的思想准备。业务上的准备工作也是紧张有加的。在武汉大学的廖教授直接指导下，我们学习和默记由他编撰的有关解释工作的英文用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是这些周全的事前准备工作才确保我们能从容应对这场三八线上的外交博弈。